

熊貓任務

海洋公園的大熊貓安安，今年七月離開了。不知政府或相關部門有否啟動爭取熊貓來港的程序呢？海洋公園已經有熊貓館這個硬件建設，因此在筆者看來，香港需要做的是由文體旅遊局主動爭取熊貓來港，成雙成對，最好是一對或者是四隻。當然，熊貓的價值不只是其本身珍貴，也是國家對香港的重視，期望熊貓這種吉祥物帶給香港更多的喜樂。

熊貓對於海洋公園很重要，因為牠們可以變成海洋公園的吉祥物。近年海洋公園的海洋動物漸漸退出舞台，所以海洋公園需要尋找新的文化形象和定位。熊貓館可以是一個方向，進行重新包裝。海洋公園有潛力發展很多文創產業，甚至乎可以打造一系列知識產權（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），例如動漫或不同類型的熊貓主題項目。以熊貓為概念的公園遊樂主題也是大有可為。所以熊貓於海洋公園珍貴之處是可帶動改革、更新、活化的新可能。

因此，筆者認為海洋公園和文體



善洽若水
胡恩威

旅遊局應該積極向國家爭取，安排熊貓到香港。近年四川臥龍成功培育出一批熊貓，所以國家是有這個力量提供更多熊貓給香港。若有更多熊貓來港，對外宣傳或從旅遊角度相信都會引起更大的關注。至於數量，是爭取一對還是四隻，筆者覺得是可以考量的。爭取熊貓來香港，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民心工程。

參觀海洋公園看熊貓變成其中一個重點項目，對旅遊發展有一定的帶動力。無論是對本地旅遊，還是香港以外的亞洲地區旅遊，也是有很大的推動力。文體旅遊局應該集中力量把文化、體育和旅遊三結合，提出未來一系列的政策方向，其中一項盡快向國家申請熊貓到海洋公園是非常重要的。海洋公園是直接由文體旅遊局負責，自一九七七年開幕以來，是香港唯一一座非營利的主題公園，充滿着歷史價值。文體旅遊局應該大力支持，並協助海洋公園結合香港文化、體育和旅遊的力量，營造一個講好香港故事的大平台。

▶大熊貓安安今年七月離世。
圖源：海洋公園



人生萬事無不有

人生無常，世事難料。塵世間有太多事情是我們決定不了、預料不到，捉摸不透的。

萬聖節前夕，韓國首爾龍山區梨泰院發生人踩人慘案，造成逾一百五十人喪生。事發時超過十萬人在僅闊三點二米的狹窄斜巷中擠得水洩不通。密不透風，伴隨而來的就是缺氧、呼吸困難，窒息。更要命的是巷道側是酒店外牆，壓根兒沒有逃生空間，一旦人群相互推擠，眾人就會像骨牌般倒下，可怕的人踩人事件，就是這樣出現。樂極生悲的意外，事前誰能料到？

香港通常在六月至九月颶颶風，十月打風已經絕無僅有，但今年的十一月二日竟然也懸掛八號風球，乃本港相隔半世紀後再次在十一月份「打八號風」，名副其實的人算不如天算。

三年前當新冠病毒肆虐時，相信大家聽過這一番話：「等疫情遠去，社會回復正常，我們再聚會。」豈料這一「等」，足足三年，前不久限聚令始告放寬。但香港疫情稍緩，內地感染個案卻來個反彈。眼下新冠疫情尚未擺脫，另一個叫類鼻疽的惡菌又殺到，真是一波未平，一波又起。

正當世界盃足球賽在中東進行得如火如荼之際，那邊廂的俄烏衝突仍



如是我見
周軒諾

在。戰禍是人為，可以規避，但天災呢？十一月下旬，印尼西爪哇省發生黎克特制五點六級淺層地震，導致逾三百人罹難，七千多人受傷，數以萬計房屋被摧毀，可謂生靈塗炭。恐怖天災，猝不及防。

香港三大填詞人鄭國江、黃霽和盧國沾都寫過有關世事如棋、變幻莫測的歌詞，譬如由鄭國江寫詞的《風雨同路》，歌詞就說：「今天且相親，哪知他朝不相分，地老天荒轉眼恩義混。」黃霽的作品《家變》則道出：「不必怨世事變，變幻才是永恆。」盧國沾創作的經典歌《每當變幻時》，其內容亦提到：「夢如人生，試問誰能料，石頭他朝成翡翠？」

「天上浮雲似白衣，斯須改變如蒼狗。古往今來共一時，人生萬事無不有。」這首出自詩聖的《可嘆》，表達的便是世事無常。天上的白雲變幻莫測，人世間何嘗不是如此？

二〇二二年即將過去，二〇二三年須臾蒞臨。在日復一日，月復一月，年復一年的人生歲月中，每個人隨時都要面對突如其來的事件。老子曾言：「禍兮福之所倚，福兮禍之所伏」，福禍有如一個轉面。正如塞翁失馬，焉知非福的故事，塞翁養的馬跑了，但這是福是禍，又有誰知曉呢？

生命綻放與靈魂守望



燈下集
徐行

歐陽修在《浪淘沙·把酒祝東風》中用一句「可惜明年花更好，知與誰同？」寫盡了友人間的離愁無奈。蘇虹則在《海上晨鐘》裏，不動聲色地將人生的無常與遺憾寓於兩段傳奇的愛情故事。來自祖輩和孫輩的愛情故事都真摯、飽滿，卻留下了兩種不同形式的遺憾，一是生離，一是死別，均來自人力難以抗拒的無可奈何。

奶奶告訴鄭筱韻一個深藏多年的秘密，她有兩條一模一樣的項鍊，在戰爭中把其中一條送給了當時的戀愛對象——章雲洲，作為定情信物。二人當時私定終身，但由於戰亂，失去了聯繫，此後各自婚嫁，再無交集。即便他們彼此深愛，也難以抵禦戰爭的殘酷，即使後來等到了和平，可時移世易，因為家庭、經歷、時間和距離的消磨，無法再續前緣。這是生離的遺憾。

奶奶臨終時把這條項鍊送給了筱韻，是一種傳承，了卻一樁心願，也是對孫女愛情、婚姻的美好祝福。

巧合的是張東國也有這樣一條項鍊，而他就是章雲洲的孫子。同樣來自祖輩的贈與，項鍊便同樣被寄予了老人的夙願：幫他找到當年承諾過的愛人，替他傳達一份牽

掛、思念。兩位老人在不同時間、地點，以同樣的方式把象徵着純潔愛戀的信物交付一對孫輩的青年男女，冥冥之中好像為他們的故事做好了鋪墊。

如果有任何一位老人遺失了信物，便不會有接下來的故事；如果傳給了子輩，就不會有後面的篇章；如果兩個晚輩是同樣的性別，也不會有我們為之激動、糾結、惋惜的傳奇愛情。

所以，鄭筱韻和張東國的相遇相戀不得不說是命運的安排。

有了「命運的安排」還要有「人的牽線」，但這「線」牽得並不順暢愉快。鄭筱韻和張東國之前並不認識，是通過共同的朋友多爾才走近彼此生活的：張東國是多爾心儀的男朋友，而多爾又是鄭筱韻多年的同學和朋友……

愛情當然是排他的，只局限於兩個主體之間，因此，鄭筱韻和張東國都面臨着愛情和友情的選擇。從某種程度上說，選擇也即失去，同時還要面對道德或真心的拷問、折磨。經過幾多矛盾與糾結，最終，他們遵從內心的聲音，走到了一起。在小說的後半部分，二人一起去了徽杭古道。他們在山上

的涼亭喝茶、依偎着看炊煙裊裊，說胡雪巖、聊官商、談革命……說不完的話題植根於彼此三觀的契合，映現着雙方的欣賞與愛慕。

兩個靈魂本就契合的戀人，延續了祖輩的愛情，清除了心靈上的障礙，培養了牢固的感情基礎，多麼讓人艷羨。

然而，就在人們以為二人克服了多種艱難險阻，可以彌補祖輩生離的遺憾，幸福地走下去時，不幸發生了。他們旅行回程的路上突然遇到了交通事故，張東國在救人時一直喊着讓筱韻別靠近，自己卻一次次往返與火場。他愛筱韻是真的，他珍視別人的生命也是真的。在筱韻為他的英雄驕傲，慶幸他平安無事的時候，現場突然爆炸，張東國走了……

較爺爺奶奶「生離」的愛情經歷更曲折悲痛的是，張東國與鄭筱韻的愛情以「死別」畫上了句號。這又是怎樣的傷痛？怎樣讓那兩條梅花項鍊始料未及？

就像張東國與鄭筱韻剛剛相遇，得知兩人都有一條一模一樣的項鍊時，說的那段話：

從聞思修，錯了路頭。

將錯就錯，隨流入流。
補陀山鬼窟，海月半輪秋。

詩中的主人公削髮為僧、遁入空門之前大概也是一位性情中人，之所以遠離紅塵想必也是出於人生的無奈和不幸，這樣的無奈和不幸又何止他一個人。比如「山盟雖在、錦書難託」的陸游，比如「攬裙脫絲縷，舉身赴清池」的劉蘭芝，比如「汝不能捨吾，其時時於夢中得我乎！」的林覺民，比如因為戰爭被迫分開，永無再見之日的俞爺奶奶，比如因為偶然事故天人永隔的東國、筱韻，比如你，比如我……

是世事無常，安排了我們的相遇，卻也阻擋了我們的相守。戰亂頻繁的生離是無奈，意外發生的死別是無奈。很多時候、很多事，都不能按照我們自己的意志發生、發展，但在不同的時空裏、在能夠相愛的機遇裏，我們依然選擇把滿腔的熱烈與真誠交付給對方。

項鍊上鑲刻的梅花，曾絢麗忘我地盛開過；作品中祖孫兩代、兩對戀人，曾義無反顧地雙向奔赴過。沒有永生的花朵，也沒有絕對的圓滿，篤定的生命綻放與靈魂守望，就是一種圓融飽滿。

廿四節氣

大雪



▲日前，受冷空氣影響，重慶市南川區金佛山景區降下今冬初雪，整個景區銀裝素裹。

今日迎來「大雪」節氣，這是二十四節氣中的第二十一個節氣，也是冬季的第三個節氣，標誌着仲冬時節正式開始。此時節，天氣會比「小雪」節氣時更冷，下雪的可能性也比「小雪」節氣時更大了。

《月令七十二候集解》：「十一月節，大者盛也，至此而雪盛矣。」黃河流域一帶漸有積雪。「大雪」與「小雪」「雨水」「穀雨」一樣，是直接反映降水狀況的節氣。大雪節氣的特點是氣溫顯著下降、降水量增多。

新華社

與花草為友



君子玉言
小杏

開始關注花草後，發現到處都有她們熟悉的面孔。在我眼中，都是曼妙的情影、倩影、倩影，老朋友般親切。在與人類平行的植物生命中，她們那麼可愛美麗。即使包括人類在內，她們仍然是這個世界最優雅、最頑強的生命。

其微小者——如蒲公英、銅錢草、太陽花、酢漿草，花瓣花傘布局有着幾何般的對仗，數理般的整齊，其精準微妙經得起尺寸寸度。葉子隨環境條件可大可小，隨溫度濕度可放可收；花朵隨陽光晝夜起與休眠，顏色隨土壤酸鹼可藍可紅……她們對這個世界的感知，驚人地敏銳，熱情地呼應。

所謂「人非草木，孰能無情」，那是對花草的誤解。她們最懂得感恩，給她一束光，給她一滴水，給她一抔土，她就會呈現一花一葉。每一朵笑靨，微小而赤誠，拚盡全力傾湧泉之心，回報陽光雨露。

其高大者——如楓香樹、銀杏樹、水杉。華冠如雲，喬木穿空。歲月無言，她們一一記下了每一道陽光、每一度溫暖，刻在年輪上，刻在樹葉上。刻在高大筆直的身姿上。未見其修長參天，不覺天地之滄桑；未見其蔥蔥茂茂到絢爛華彩到荼蘼飄灑，不覺四季之悠悠；未見其嶙峋壯碩，不覺人之渺小。

其平凡者——如天竺葵，剪枝插土即生根，有陽光即開花；如多肉，乾旱不怕，遇微潤則發芽；如落地生根，萌芽如珠，落土即生，土多即葉闊，土少即葉微。她們有超常智慧，懂得隨遇而安，不論多大的天地，總能活潑潑一番蓬勃，有香有色。她們是生命，卻活成了泥土，「賤賤」的，不計較，大大咧咧，開起花來卻美麗脫俗，或者枝葉酷酷。生於平凡，卓然超凡。

進入十一月後，硅谷晝熱夜寒，花草要分門別類照顧：白天一律在露天曬太陽；天黑後不久，翠菊、吊蘭、太陽花要遮上塑膠袋，銅錢草要拿進屋裏（必須放高處，防着貓咪抓玩啃咬），唯有多肉、三角梅和天竺葵，白天儘管曬、夜晚儘管凍。栽盆裏的、種地上的，任其裸生裸長。剪下的天竺葵隨便插土裏，不知不覺開了花；多肉悄悄長出了根芽……

望着這些生命，總是歡喜又感動：她們告訴了人們這樣一種活法：貧苦卻不妨礙優美雅緻，柔弱中不乏堅韌頑強。這樣的生命才稱得上智慧美麗。

灑下的馬纓丹、百子蓮種子，不知何時發芽。等待一株苗的發芽是那麼漫長，而當她們破土而出之後，生機噴薄澎湃，歷久愈發茁壯。

穿越六百年歲月的天壇古松，滄桑樹幹猶記元明清的散曲詞話，新鮮松針帶着互聯網時代的印記，一棵樹本身，會有怎樣的對話呢？

內華達山脈的紅杉「雪曼將軍樹」，有着世界最大個體生物之稱。有關她的數據令人矚目：二千三百到二千七百年樹齡，樹高八十三點八米，樹圍三十一米，直徑約三車道



▲喬木參天。作者供圖

寬，需要二十幾人才能將其合抱。樹葉超過二百萬片。整棵樹木總重量約二千噸，約可以蓋四十棟中等住宅。如果用它的木料做一個特大木箱，足可裝下當今世界最大的遠洋客輪。

這個超級巨無霸出生時，中國處於春秋戰國時代。她與孔孟諸子百家同時代，在遼遠的地方演繹着與東方古老國度異曲同工的風雅頌，如今自己成了一個「美美與共」的嘉木哲人。

歲月悠悠，一棵樹跨越幾千年風塵，活得比岩石還老，活成了一個傳奇，活成了一部史詩。她目睹了酋長岩、新娘面紗瀑布諸多的變遷，蒼穹上下多少天崩地裂的自然造化，她見過人類冷兵器時代到人工智能時代多少戰爭與和平。人在她面前，如此短促、如此蒼白、如此微小，她是一個人類無法解讀的巨大問號，也是一個人類無法窮盡的史書。

人世間無論年華還是基業，無論歡笑還是淚水，無論恩怨還是成敗，於人是一生，與大樹是轉瞬雲煙。世間千年，大樹依然壯年。

在紅杉林拾了幾顆松果，這些種鱗，鑄羅形容為種子安住的密室。他在《種子的信仰》中有特別傳神的描寫：

「陽光和風擁有這些密室的鑰匙，在次年或後年秋天，『啪』的一聲能將鎖打開，並且在整個冬天持續進行。果鱗裏的種子全都露了出來，那些既薄又彎的把手朝上、朝外迎風，風一陣一陣地拉起把手，將種子送走。倘若在平靜無風的天氣被釋放出來，就會快速旋轉，直落地面；然後，若是有風，種子就會飛向某一側。感受到陽光的溫暖，張開果實，撒落種子。」

一顆松果——庭院裏松鼠的愛物——也是一個生命，會呼吸，知冷暖。一開一合間，充滿智慧情感。

花草嘉樹皆如此，令人心心念念。